

纯素的故事

The Vegan · 第9卷 第7期 · 1955年冬 · 第16-20页

1955年7月，向 Sussex Vegetarian Society 黑斯廷斯与圣伦纳兹分会所作的演讲

对整个纯素立场的完整阐述——纯素主义是什么，以及当下这种关系有何错误。三篇核心文献之一。——中文翻译，译自英文原文。

我想做的第一件事，是请诸位留意这场演讲的题目——《纯素的故事》。我之所以如此命名，是想强调我将要尝试探讨这一主题的方式。我所希望做的，正是题目所暗示的：讲一个故事；讲纯素主义是什么、它意在成就什么，以及它为何意在成就它所成就的东西。

在讲述故事的过程中，我会向诸位陈述某些事实与某些思考，但我不会——至少不会有意地——试图使任何人皈依，也不会进行任何宣传鼓动。

诸位之中或许有人觉得，这也许是一种略显消极的态度；为免如此，我想说明：在我看来，这才是正确的态度。

因为，尽管我认为信息的传播、信息的自由流通，对于新思想的成长至关重要，我却并不认为刻意去劝服他人是我职责的任何一部分。我想诸位大概会认同我：一个人应当以内心的信念来决定自己的生活方式，而非出于外来的劝服压力。

有了这段开场白，让我们开始讲述纯素的故事。而在开始之际，我们必须先做最要紧的事；也就是说，我们必须知道自己在谈论什么。所幸，"纯素主义"一词有着确切而简明的含义。它意指：人应当在不剥削动物的情况下生活这一学说。既然定义的问题显然如此重要，我要恳请诸位不吝将它牢记于心，如此一来，当我们使用"纯素主义"一词时，我们所想的便都是同一件事。那么，纯素主义就是：人应当在不剥削动物的情况下生活这一学说。

这一定义正是以这些确切的字句，写在纯素协会的章程之中，因此，无论是作为正式会员还是附属会员，无人在加入协会时不确切地知道自己所支持的是什么。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定义的结果之一，便是它使纯素主义成为一条原则。诚然，它是一条自然衍生出某些做法的原则——但它本身就是一条原则，而非一套做法。

另一个值得留意之处是，这条原则、这一学说，只关切一件事。诚然是一件大事，却是清晰界定的一件事：人与动物之间应有的关系这件事。

它所说的，实质上是这样：它说，为整个世界所普遍接受的那种关系，是一种极不完善的关系。它实质上说：除非我们改变那种关系，否则我们既无法消除对动物所犯下的诸多恶行，也无法消除由此对人之灵魂所造成的伤害。

因此，有必要审视当下人与动物之间的关系，并追问它有何错误。

依纯素主义之见，其错误可归结为一个词：剥削。

倘若我们清晰而简明地审视这种关系，便能看出：从人这一方来说，它几乎全然——不完全，但几乎全然——建立在这样一个念头之上，即人有一种道德上的权利，可以为自己的目的而利用动物。

再者，倘若我们清晰地审视这个关系问题，便也能看出，大体说来，我们可以用两种方式看待动物：（一）作为可供剥削的生灵；（二）作为可供爱护的生灵。

倘若我们想要理解纯素主义，倘若我们想要衡量它的价值，我们就不得不至少简略地审视这两种关于人与动物之关系的广义看法。

首先，让我们看看多数人的看法，即认为动物存在于此是供我们使用的，而且我们有一种道德上的权利，可以为我们自己的目的而利用它们，只要我们把辛劳与痛苦减至与我们对它们的要求相容的最低限度。

这种看法为大多数人所持有，且全然是不假思索的。举例来说，农夫谈起"多养些培根"来，就像您或我谈起"多种些卷心菜"一样自然。

再者，多数人的看法是，我们有道德上的权利役使动物劳作。在多数人的看法里，对于我们给马、牛、骆驼等等套上挽具、驱使它们按照我们的命令与我们的要求劳作的这一权利，并无任何根本性的质疑。

当然，在实际中，人使用动物的方式存在相当大的差异。这些差异从相对无害的，一直延伸到彻头彻尾的残忍。但在我看来，真正重要的，是留意剥削学说把我们带向的方向。

倘若我们想要说明这一方向，或许可以举出活体解剖；又或者举出这样一个事实：屠宰场里的工作，往往会使在那里劳作之人的更细腻的情感变得麻木。

我们不得不留意的另一点是，有些剥削中，动物所受的痛苦是内在固有的。也就是说，倘若我们废除了那种痛苦，我们便会自动废除那种特定形式的剥削。活体解剖再一次是个显而易见的例子。另一个例子是乳业养殖，主要是因为必须把幼小的牛犊与它的母亲分开。

我们几乎无法回避这样一个结论：当人断定自己有道德上的权利剥削动物时，他相当不可避免地敞开了一扇门，通往一种新的、人为制造的痛苦形式，而其中大部分，最终只落得进入这样或那样的一种屠宰场。

然而，从剥削这个问题里，还会引出另一个方面，一个远未得到应有关注的方面。我指的是人借此伤害自身的那个方面。

当两个或更多的实体之间发生相互作用时，这种相互作用的影响并不限于其中一个实体，而是每一方都在某种程度上受到影响。那么，人在自身与动物之间所造成的这种相互作用，对人又有什么影响呢？

对人的影响，就其本质而言，不可能与这种相互作用本身的性质有所不同。这或许是一种相当繁复的说法，用以表述一件很久很久以前曾以简单得多的方式说过的事：我们如何播种，便如何收获。

我们究竟播下了什么？我们究竟对动物做了什么？

我们成百万地繁育它们，为的是把它们屠宰作为食物。

我们剥削它们的性机能，好让它们产出乳汁。随后，我们把幼小的牛犊从它母亲身边夺走，好让那乳汁归我们而非归它所有。之后，我们往往把幼小的牛犊杀掉，当作小牛肉吃掉。当它的母亲因一次又一次违反天性的怀孕而精疲力竭时，我们也把她杀掉，当作牛肉吃掉。

我们为取乐而猎捕动物。我们对它们施行活体解剖。我们阉割它们，给它们套上挽具。

一种以鞭子、马嚼子、挽具和屠夫的刀为其象征的关系，究竟能是怎样的一种关系呢？

倘若这些便是我们所播下的东西，那么这些也就是我们所收获的东西。我们的收获在外部临到我们的形式，可见于我们的某些疾病之中，见于我们那大部分不健全的健康之中，或许也见于人与人之间的某些暴力之中。

然而，我们的收获在内部临到我们的形式，不可能不是对我们自身灵性演化的一种束缚。因为，正如气球只要还被它的缆绳或压舱物的重量拴系于大地，便无法上升，人的灵魂也同样被那构成其自身低等本性诸般索求的锁链与压舱物所压制。人与动物之关系的这个方面，或许比某些更为显而易见的方面更需要深思，但我相信，在依剥削学说而生活所产生的种种后果之中，这是最为严重的后果之一。

举例来说，我们往往忘记：对一个人品格的最严苛的考验之一，从而也是对他能否提升至更高境界的考验之一，便是他如何对待那些他握有权力去支配的对象。当他遭遇动物的世界时，他

便以最尖锐的形式面对这一考验；因为无人能否认，动物无法成功地抗拒他的意志。

他非但不以爱与理解去对待它们——这本是慈悲之心与开明之智所应有的——反而以君主的姿态去对待它们，在许多情形中如同寄生者，且往往成为它们承受相当大痛苦的根源。

凡此种种之所以产生，皆因他一开始便假定了剥削的道德权利。整件事的症结正在于此，而我们若愿意，唯一能够促成和解之处也正在于此。除非我们确实促成这样一种和解，否则我们将继续收获我们所播下的东西。除非我们懂得，人类幸福的果实无法生长在剥削这棵树上，否则我们加诸于我们那些弱小同胞身上的痛苦与苦难，将始终如回旋镖一般返回到我们自己头上。

关于第一种、也即多数人的看法——认为我们有权利为自己的目的而利用动物——就说这么多。

正如我先前所言，第二种看法，是把动物视作可供爱护的生灵。

在我看来，有一点是不言自明的：当我们爱时，我们不会剥削。在爱的那一刻，不可能有任何剥削我们所爱之物的念头。

在我看来，还有一点也是不言自明的：爱是自由的。无人能强求爱；无人能以种种限制性的约定去束缚它。爱与自由携手同行。

因此，倘若我们在原则上认同：爱胜于剥削；倘若尽管我们可能在种种关头跌跌撞撞、失败挫折，却仍然相信最好还是把目光始终注视在爱这一目标之上——那么，我们究竟应当如何对待动物呢？答案无疑清晰至极：*让它们自由！*

而这恰恰正是纯素主义想要做的。它想要让动物自由；把它们从人类的剥削中解放出来，正如上个世纪林肯、威伯福斯以及其他先驱者曾力图解放人类的奴隶那样。

纯素主义在本质上是一种关于自由的学说。它力求把动物从对人的奴役中解放出来，并把人从对一种虚妄信念的奴役中解放出来——那虚妄的信念，即他有道德上的权利为自己的目的而利用动物。

当然，在我们已经决定了何为原则上正确之后，追问这样的自由该如何实现，是一个恰当的问题。显然，从由剥削所生的种种做法，转变为将由爱所生的种种做法，将是一项浩大的事业。人只需稍加思忖对动物的剥削那无比繁多的分支，便立刻会明白：这种转变只能分阶段到来。我们必须先采取最紧迫的步骤，其余的则随着我们按紧迫程度依次触及而逐步推进。

最初的步骤之一，便是研发那些替代品，以取代大多数人认为对其福祉必不可少的动物性产物。正因如此，当下纯素运动的重心落在食物与商品之上。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纯素者与素

食者之间的关系。因为纯素饮食是一种绝不以剥削动物为依托的饮食；换句话说，它是最严格意义上的素食，既排除肉，也排除蛋与乳制品。这种严格意义上的素食饮食，正是从纯素原则衍生出来的诸多做法之一。

但是，正如我已指出的，纯素主义是一条普遍的原则，一旦被采纳，除了饮食上的种种变化之外，还会带来许多变化。举例来说，它会带来对活体解剖、狩猎以及其他一切剥削动物之形式的废除。而尽管我们一致认为，在实际中它只能被逐步采纳，但仍有一件事是此刻乃至任何时候都能够做到的：传播这样一种信念，即动物的解放不仅仅是一项值得追求的事业，更是一项不容无限期拖延的事业。

这一信念，在当今这一代人看来，必定如同人类奴隶的解放在更早一代人看来那般具有革命性。但无论具有革命性与否，我相信，它归根结底是不可避免的；也就是说，倘若我们终究要在这片大地上真正和平地生活的话。因为，一面向天父祈求人间的和平与善意，一面却对我们那些弱小的同胞发动一场邪恶的战争，这至少可以说是不合逻辑的。

迄今为止，我们有道德上的权利剥削动物这一念头，几乎已被普遍接受。但人向上的进步，一部分取决于他能否在迄今被奉为真的东西之中看出其虚妄。因为，当我们看出那虚妄之物本是虚妄时，它便从我们身上脱落，而又一重奴役随之消逝。

能够使人得解放的，是真，而非妄。妄无法通向自由，无法通向爱。

单凭这个理由，在我看来，这一以让动物自由为目标的年轻运动，便已将双脚踏上了一条真实的道路——尽管是一条漫长而艰辛的道路。

——莱斯利·J·罗斯